

被高楼环绕的那一片园林，就在钱塘江边。不大的园子，却可以让你穿行于树林、小溪、灌木、草屋之间。走过浮着半池睡莲的水塘边，听到布谷鸟悠沉的叫声从树丛间传来，我像去了郊野的乡村一样。

也经常去园子里散步的邻居告诉我，平时打理这个园子的是兄妹俩，哥哥整理花圃，妹妹打扫小路。那个老头看着都快九十岁了。

我经常看到的是妹妹，矮个、爽快，快六十岁了，染着黄发。问她咋不大见到你哥？她说，他在园子里到处转，我也见不到他。

我不信她哥快九十岁了，与妹妹岁数相差太大。远远地见到过他的背影，穿灰旧的衣裳，手握耙子，弓身在草地上归拢枯叶，不紧不慢，出汗了，停下，拿搁在肩上的毛巾擦几下。有次在小路边见到，看清了面目：瘦、矮、黑，两腮凹陷，满脸皱纹，还浅浅皱着眉，愁苦卑微的样子。我问他，是七十多岁的模样。邻居是被他的皱纹和愁苦吓着了。

第一次看到他笑，是他与几个老乡一起抽烟的时候。咧开嘴，左边竟然不见一颗牙齿。我问他，咋不抽杭州烟？他说抽不

视频会议早已成为办公室的重要帮手，疫情期间出行受阻，视频会议更是不可或缺。但是，令人惊奇的是，最近的研究显示视频会议对会议双方的合作或者是团队建设，事实上是起了束缚作用的。

卡内基·梅隆大学有一项研究结果说，相比两个人通过视频讨论事宜，仅仅用音频对讲比打开摄像头视频的效果要好。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言，也是仅用音频的一定要胜一筹。这个结果令研究人员感到惊奇，他们曾在2017年做过类似的实验，结论是当做某一个项目时，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，比如说笑容、皱眉等等，是判断集体智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。

随着视频会议变得越来越重要，研究人员觉得有必要重做实验，他们对实验方式做了一些变动，共招募了198人，他们互不认识，随机指定两人一组，就提出观点、作出决定、执行计划以及记忆发生过的事等各项内容测试其集体智慧。一半的人用视频，另一半人仅仅用音频。

研究人员称，原先倾向于认为肯定是仅用音频的小组居于下风，因为他们得到的线索较少，难以判断对方的行为。结果恰恰相反，仅用音频对话的人得分普遍高于视频小组。究其原因，用音频对话的人，其声音信号的同步更好，讲话的此起彼伏也更顺畅，这种协调使他们的集体智慧超过了用视频对话的人。

所谓声音信号的同步是双方对所讨论的内容相互关注的一大要素，这和面部表情交融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是大家一个接着一个讲话，或者是某人讲得多，某人讲得少，这就没有做到声音信号的同步，难以解决复杂的问题。

所以，研究人员判定声音信号的同步比面部表情更为重要。因为视频时人们会较多地关注面部表情，这就分散了专注于对方讲话的注意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，视频的时候，人们既要注意听，又要关注对方的面部神态，而由于技术的原因，视频信号会有些延迟，需要参会者投入更多的关注，更多地注意视频信号就使人们减少了聚焦解决问题所投入的精力。

卡内基·梅隆大学的上述发现有悖于当今流行的观点，即“多媒体视频有利于远距离合作”。现在，他们正在对较大人群中用言辞表达的同步作研究。

上述研究的结果并不是一概反对用视频进行会议，而是建议在会议开始时，大家可以把摄像头打开互相致以问候，谈到正题时就关掉视频。



他做饭？

中晚两餐都在我这儿吃。晚饭要喝酒，中午不让他喝。我说了，中午喝了干不好活，你一月三千多元，被领导看到醉醉的，不让你做，就可惜了。

曾经在石凳上，看到他用的一只编织拎袋，油腻、黑灰，袋里装着茶杯、小铲子、剪刀。几天后，我带了一只绿色帆布袋送给他。他有点不知所措，不知是该接受还是拒绝：一个陌生的路人，为什么要送他东西。我说，你这个太脏了，换一个。他轻轻支吾了几句，没听懂他的湖北话。

春天的时候，园子里活多。那天下着细密的小雨，我撑着伞走过一片小树林，看到右手边的矮树丛里，蹲着一个人，背弯得驼起，穿着雨衣、雨靴，长长的雨衣把人周身裹了起来，看不出是在干什么。我停下，退后几步，才看清是他。手里拿一把小锄头，在轻轻挖土。

我叫了他一声：下雨天还干活啊？

他回头应道：这苗得补种上了。眉头仍然是微皱着的。

钱塘江上的风吹来，有点阴冷。

我提着嗓音说：有点冷啊，别受凉了！

他回过头，带着笑，突然说了一句：如在老家，这天气要烧上炭盆了。

这时，暖着老人的，是家乡炭盆上的火苗。

园子里，四季都有花。春天的樱花在小河南岸缤纷盛开时，路边的玉兰，正嫩白、粉红、鹅黄次第展开了花瓣。那天老人扛着一根绑着镰刀的竹竿，在花树下走过，脸上舒展着笑意，主动扬手跟我打招呼。仿佛这一园子醒来的绿叶鲜花，是他得意的伴儿。

我走上前去：你不是三月份回家，怎么还没走？

是阴历三月。

给孩子的东西买好了？

回老家县城买，我每年都花一万多元买东西，

那里便宜。

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买了回家的东西，在老太公心中，这孩子们的分量该有多重。去县城买了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到家里，坐在火盆边，一样一样分给孩子们，曾祖的慈爱，让每个孩子暖意融融。

我送你的包包怎么用呢？

要带回家留着纪念呢。他眼神中的那份诚挚，令我有些感动。

也待不了几天吧？

嗯，十来天就回了。这里打工的，到65岁公司就不用了，我干得还行，他们没说要退我。挺有把握的语调里，有隐隐的自得。

十来天后，他妹妹告诉我：三天后他们要回家了，机票已经买好。只是大哥不回来了，前几天去请假时，公司说不再用他了。

我一下子有点蒙。

回家靠谁过日子？

有地可种菜，再养几头猪，自己也积了几万元钱，我们那儿平时开销不大。

这园子这么漂亮，有你大哥的功劳。

儿子开学第一天回来，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的晚饭，让全家兴奋不已，由衷地感叹：“还是学校好！”。

可能大家要说我，放学第一件事不是看他的功课，却来关心吃饭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儿子的“吃饭”问题，是我这半年来最头疼的事。

其实刚开始网课时，我一点儿也不担心，因为那时他不过是一年级，功课不难，就算听不懂我们也能教。可慢慢地我发现，网课最麻烦的不是孩子的课业，而是他的运动量明显变少了。在学校，每天都有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时间，在学校里的那段日子里，孩子黑黑壮壮的，活泼又结实。可一居家，小家伙懒懒散散，运动少了，吃饭竟也成了问题。即便不吃零食，到了饭点也照样不饿，一顿饭吃上个45分钟都很正常，让人又恼火又着急。于是拖着他去小区里骑自行车、跑步、跳绳……但不论密度、强度都还是比不上他在学校里的活动。

不止运动，孩子在家待了半年，我慢慢发现其实居家上课和在学校上课，除了学习效率外，还有许多差异体现在了从前

圣野趣事

著名儿童诗诗人圣野有几个趣事，说其一二。

圣野曾是《小朋友》编辑室主任，不准大家请事假。有一次他的兄长从远处回乡经过上海，车停时间很短，不能离车站，叫圣野去车站见一面。但圣野规定不可请事假，没办法，后鲁兵老友叫他开室会，取消这个规定，才去车站见了兄长一面。

圣野管资料室，室门钥匙归他管。早晨大家在室门口等他开室门，他打开公事包没有钥匙。大家说是在他那里，圣野说没有。这时圣野妻来电话，说他把公事包拿错了，赶快回家调换。

荔枝和龙眼

荔枝是广东特产，古人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我对荔枝倒并不热心，觉得它太肥腻。我情愿吃吃龙眼。龙眼也是广东特产，旺宅老家地堂有荔枝树和龙眼树，我就爱爬龙眼树。

我小时候，荔枝品种每年从出现到成熟有几个步骤，先是桂味，不那么甜；接着是黑叶，核大，但甜了；最后是糯米糍，荔枝成熟了。

湿热粥

广东人生怕食白粥，死怕下地狱，你以为他们每吃粥必是有味粥，如牛肉粥、及第粥吗？非也！在广州街头可以看到许多生草药摊卖生草药。广州人爱吃生草药烧的粥。我小时候在广州读书，礼拜天总饮一碗去湿粥，就是生草药烧的粥。

吃这种粥如吃生草药，广州小朋友一定不皱眉头。

他毕竟年龄也大了。

我安慰她：有些事，年龄大了，突然就来了。回老家和儿孙们在一起，也挺好。

他一年拿一万多元给孩子们买东西的日子要结束了。

老人终究要回到家乡的大山里去。曾祖的自尊和喜乐，会在他的小屋里，看重孙摇晃着跑来，奶声奶气叫着“太公、太公”时，一遍遍地体味……

不曾留意的地方。例如，上学的时候，孩子开朗外向，和邻居打招呼的时候又主动又响亮，而在家待久了，孩子却变得腼腆了，还记得小区开放后我第一次带他下楼去玩，他见到以前的朋友竟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；在学校的时候，一天的学习生活总被安排得充实又丰富，在家就很难做到；在学校，孩子听到的都是正式又偏书面的语言，那段时间明显可以感觉到他表述能力的提升，可在家，生活化的语言听久了，现在他说话也变得有些啰嗦了……

看来，在学校能学到的“本领”其实远不止课业而已。

就拿我的工作——幼儿园来说，每一年的9月1日，都是最“热闹”的一天。小班的孩子们哭着闹着，舍不得与家人分别。可今年开学，竟连一些中大班的孩子也加入了这支“伤心”大军。这点，我也不意外，居家半年，孩子们加深了对家的

水的沸点是100度，然而有时我们并不去把它烧到沸点。比方说高原上的水到不了沸点，另当别论；但也有烧煮某些东西不用到沸点，有的时候不能到沸点，到沸点就糊了、过了。

度是温度、程度、速度等等。人的一生始终在把握“度”，小时候贪玩，满地奔跑玩耍至大汗淋漓，超过了“度”以致疯过头而尿床挨骂；及长，读书用功不到“度”而失败致名落孙山；恋爱、结婚不断磨合两人的“度”而携手到老；工作、学习审时“度”势而规矩人生；择友、相处也必须把控“度”而成终身知己。

记得看过一个外国电影，剧情大致说的是有个孩子尿床（不是贪玩致尿，而是有一种少年病），母亲罚他自己把被子晾晒在阳台上。因为他的家是同学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所以他每天下课总是以最快速度奔跑回家收被子，免得被同学看到而耻笑。后来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病也好了，还获得了全区田径比赛金牌。我想，这些事或许都和“度”有关，因为有病而尿床过度，因为羞耻而长期超“速度”奔跑，因为长期奔跑练到一定“程度”而获取荣誉。

倘若在古代之科举，又或当今的高考也需要调整考生考前的“态度”；把握学习的“进度”；提高自己的“程度”；加快答卷的“速度”。到最后金榜题名，成功者都把握着“度”。当然，古代、近现代也不乏有科举不中而成就、影响巨大的，殊不知，那些人在落榜后，亦是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，继续把握“度”而获成功的。

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、相处的温度，要控制在75度，不能让它烧到沸点，否则就要“闹掰”，想想有点道理。在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从小是发小、赤兄兄弟、闺蜜小姊妹，而后一同前行，继而相处升温到沸点，逐渐开锅，最后两个人友情崩了，割席分坐。有一句上海的俚语说“老交、老交、屁股烧焦”，也许指的就是这类事情。

在另外一个意义上，“度”是余地和分寸。在人生的道路上、在与朋友的交往上、在婚姻和家庭上，都有举不胜举的例子。除此之外，在学习上、工作上，以致缩小到你所从事的专业上，都要把控度，留有余地，掌握分寸。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玩瓷、烧瓷，如果温度烧不到要求，瓷色发不出；如果温度稍微过一点，颜色便发焦，可见分寸把握的重要。又比如写文章，假使成语过多便矫情、词汇花哨而媚俗；尽煽情而浅薄，纵过度是蛮干。这过多、花哨是超过温度；这煽情、过度是有失分寸。还有绘画，掌握“度”是重中之重，绘画中对“度”的把握，更有其实际意义。绘画的风格、形式创造是“度”；绘画描绘物体黑、白、灰的比重是度；颜色搭配的深、浅安排处理是“度”；线条畅游的快、慢节奏是“度”；中国画的枯、湿、浓、淡的情绪起伏是“度”。还有电视、电影的主题、内容、情节等，或有禁忌的东西，或有关民族、风情、习俗等，也常常会说说到把控的尺度。

无论你做什么，或学习、工作，或婚姻、交友，乃至从事任何专业，都要有一定的能力把控“度”。至于什么事情用多少温度？那全在于你自己的掌握了。

十日谈

重返校园

责编:王瑜明

梦想依旧，浑身又充满了力量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